



喧夜舞马

XUAN YE WU MA

陈春澜◎著

身为麻醉医生的女作者，用像手术刀一样轻巧而锐利的笔触，静静地拨离着她笔下人物每一根受损的神经和血管。



喧夜舞马

XUAN YE WU MA

陈春澜◎著

身为麻醉医生的女作者，用像手术刀一样轻巧而锐利的笔触，静静地拨离着她笔下人物每一根受损的神经和血管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喧夜舞马 / 陈春澜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4. 1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ISBN 978-7-5468-0672-3

I. ①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8508号

喧夜舞马

陈春澜 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汪 泉

封面设计: 三合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672-3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鲁院何以成为“作家的摇篮，文学的殿堂”？

（代序）

白 描

鲁院的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忙碌着。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，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学员们“来了，去了；去了，来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拨又一拨。时光像沙漏一样，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。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，有时也发出质疑。但最终明白，我属于他们。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，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。我把心交给他们，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。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，他们对你寄予期望，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。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、骄傲，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这样想后，即刻释然，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。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，我的人生行囊里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，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，那就是师生的感情。每当他们即将离去，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，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，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。”“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属于蓝天，属于大海，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，他们属于未来。我呢，仍将像枚陀螺一样，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。还有生命的规律，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，看不到尽头，因为他们年轻；而我，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，因为我不再年轻。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，而后，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。但是，我仍要为他们祝福，我的祝福直达永远。”

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

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在学员眼里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、官名，那就是“鲁院”，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，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，同时，我们还是一条纽带，一座桥梁，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。鲁院工作无小事，高研班工作无小事，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，从教学，到管理，到服务，从院长、老师，到做饭的大师傅、打扫房间的服务员，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，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，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，还会感恩党和政府，相反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，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。我们举办的“80后”作家班、网络作家班、少数民族作家班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

每一届高研班，每一个培训班，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，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，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，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？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？客观讲，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，学习方法和技巧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，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，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，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，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，这就是人格建设，是为何写、为谁写、写什么、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。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，当然，不是生硬地灌输，而要以一种“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”的方式来进行。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，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，不是高台教化，而是客观介绍情况，交流认识和看法，学员们很容易接受，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、本民族立场，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，现在却能站在全局，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、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。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，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，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，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，自觉走向主流文化、主流文学。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，做正派人，写正道作品；面对文学事业，要有大视野、大胸怀、大境界、最好还有大手笔；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：大众意识、祖国意识、使命意识、经典意识。——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

最主要的东西。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,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,那只能培养出写手,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。

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: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、20世纪80年代、21世纪高研班,也就是现在。2007年底,中央电视台“艺术人生”栏目拍摄“鲁七”片子时,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,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,可是一直到今天,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。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。“传承、创造、担当、超越”,鲁院的校训,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,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“恰同学芳华”丛书,这是件好事,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,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,可一窥概貌。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,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,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,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、鲁院二十期之际,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,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,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,摘要修改,代为序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)

C 目录 Contents

在梦里地老天荒	001
暗 潮	030
月光牡丹	064
放生	097
喧夜舞马	124
不速之客	165
鲜花盛开的病房	182
编 后	195

在梦里地老天荒

一

第一次听小汤说他儿子要结婚，是在我们单位的接送车上。别以为小汤还很年轻，其实，她都退休二年了，只是单位的人都还习惯叫她小汤。单位这个集合体从来就是这样，对谁怎么称呼实行几十年一贯制，除非你不断进步，能成长为领导，并在领导的岗位上不停地做跳跃运动，那么人们会随着你职位的变更与时俱进，称你为张科，王局，李厅什么的。如果你就那么四平八稳地在小科员的位置上一辈子混了下来，那想让人改口叫你老王都很难，尤其是和你先后参加工作的那帮人，他还就觉得带个小字叫起来更得劲，更上口，更亲切。小汤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种情形。

其实，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在这种情形之列。

话一扯就远了，接着说小汤的事，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应该是二点多钟，太阳异常热烈地拥抱着大地上的每一个人，和任何一厢情愿的激情别无二致，回报它的是无处逃遁后的无精打采。我坐在烫手的座位上，不停地打着哈欠，就在我闭上眼睛想小憩一会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，睁开眼一看，是我们医院退了休的老护士汤晓群。她刚上车，车上没几个人，就像我睁开眼一下子就看到了车门旁边的她一样，她上车后肯定也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后排的我，我和她以前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住隔壁，关系还说得过去，她有理由笑咪咪地冲着我走过来。我呢，也没有理由不用微笑去迎接她发福的身体和皱皱巴巴的衣服，尽管

发胖和衣着的不清爽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从心里拒绝的，但你终究拒绝不了岁月的挺进。

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沮丧，以至于那天听她聊天老走神，我的眼前晃动着两个固执的身影，左右着我的思维，没办法，那是她和我年轻时的身影，生机勃勃，赶也赶不跑。我只好耳朵听她说话，心却跟着那两个有力的身影回到了三十年前。记不清是那个晚上，也许有好多个这样百无聊赖的晚上吧，我们俩人挤着躺在她宿舍的单身床上，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，挥霍着那些叫做青春的光阴。她面问我，她脸上的皮肤紧绷绷的，每个纹路看上去都那么舒展，那么舒展的她却和我说：“女人不能老，一过二十五岁就走上下坡路了。”

那时，她二十四岁，正站在坡的最顶端东张西望地挑捡着什么。我呢，才十五岁，刚顶了父亲的班，父亲是公伤不在的，这是我过早就混迹在成人行列的充分必要条件，那时，他们叫我小屁孩或者小不点，但有时也和我讨论一些他们大人之间的事情，比如，小汤和我讨论女人走下坡路的问题，这个话题就比较成人化，而且是在把她的恋爱对象大排队之后，所作的总结性发言。

这个发言让我见识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词——高干子弟，是小汤告诉我这个词的，她说，追她的人里有好几个高干子弟，她需要赶快定下来到底找哪一个。

我问：“高干子弟都什么样，我怎么就没遇见过。”这话，现在听起来有点傻兮兮的，但当时是一个庄重的提问。

她答：“你不用遇就见过了，咱们三楼就住着一半以上的高干子弟，比如，小马，小李，小张，他们都是正儿八经的高干子弟。十三级以上包括十三级就是高干了。”小汤说得起劲，我听得没劲，还包括呢，这不和文件里的括号含什么一样吗，没劲。

小汤提到的这些人更没劲，我全认识，他们都是我们单位汽车队的，小张和小李是大卡车司机，开着现在早已绝了迹的解放牌大卡车，小马是修理工，整天穿一身油腻腻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，颜色和人们现在穿的纯蓝牛仔褲的颜色差不多，那时，它是工人老大哥的职业装。那时的我，就喜欢看他们穿着工作服回宿舍，就连工作服上沾染的油渍和污迹在我看来，也是一种飞扬的神采。

记的，我们医院的人，那时也都喜欢穿着白大褂在矿区里到处晃悠，像是故意展示来自职业的骄傲。所以，我的失望绝对不是源于他们的职业，那时，在我们单位，汽车队和医院都是最牛的科室。我之所以脱口说出：“就他们呀！”是因为我和他们都太熟了，而在通常人的眼里，身边的风景从来都不叫风景，诱人的东西都生长在千里万里之外。

“你可别小看他们，他们的父亲最小的也是十二级干部。”说到这里，小汤冷不丁坐了起来，声音也提高了好几个分贝，动情地挥着手说：“就因为有了他们，我们三楼才成了风流的三楼，占地的三楼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心想怪不得住三楼单身宿舍的那帮女的，都不怎么理她，说她神经兮兮。她独有的表达方式总是在一惊一乍中给你点意外的感受。

“那你是和他们中的哪一个呢？”我拉她重又躺下并等着她的回答，我对这个答案充满了期待。

那时，我还不明白，类似问题属于个人隐私，不能这么直截了当地提问，更不明白，关于别人的隐私问题，充耳不闻才是最妥当最清静的姿态。

她像突然发现我这个人似的，冲着我奇怪地眨着眼睛。那时，我觉得她眨眼睛的时候，特好看，她的五官长得最出彩的地方就是眼睛，深邃得海一样诱人，这个动作像海在跳舞，我感到她真是好看。可惜人就是不能扬长避短，她可能也不知道她眨眼睛比迷住眼睛漂亮多了，她的标志性表情是迷眼做远眺状。这时，她又把眼睛无可救药的迷成了一条缝，若有所思地正色和我说：“小孩子别瞎说，我可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搞。”

当然，她对我还是有保留的，她和小张搞了，只是没搞成。这也是后来，她结婚的时候，我听别人说的，说她到底还是攀上了高干子弟，又说，她结婚的那天，也正是小张新婚的日子，说她这是赌气。

岁月比梭子还飞翔得紧，现在小汤早已成了老汤，退了休的小汤郑重其事地问我：“我儿子结婚你去不去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实在是被这种通知人的语气搞糊涂了，醒了一下神后，说：“去，怎么不去。”

我说得是真话，虽然，上礼经常扰乱了我们家的攒钱计划，但有些

礼还是非上不可的，比如，小汤的儿子结婚我就是真的想去。一来，我和小汤虽然年龄不相仿，但都住过集体宿舍，还躺在她的床上共同打发过一些最无聊的时光，虽然没有过更多的礼尚往来，但这种淡如水的同事关系不累人，比看似甜如蜜，其实面和心不和的那种关系让人舒服得多。二来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和以前住单身的人聚聚，别说，我还是挺怀念以前的单身生活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对展望未来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底气，生活里能点燃我的只有不堪回首却经常忍不住就要重温一下的往事，小汤儿子的婚事给了我重温往事的机会，我为什么不去呢！

二

小汤就是小汤。老了也这么可爱，这么逗人，关于她儿子结婚的事，我说过，她在接送车上就事先征求了我的意见，问我去不去，这在我参加的所有婚礼里都是绝无仅有的，没有人觉得这个问题需要事先征得被邀请人的同意，只有小汤是个例外，这让我对我们之间的友谊多少有点心虚，不过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，我的回答很果断，就一个字：去。

大约是二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十点多钟，我流着泪全身心地投入在一场悲情电视剧中，并且和丈夫较着劲儿，丈夫一见我看电视哭，就来气，他表情淡漠地和我说，能看就看，不能看就别看，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冒傻气。

我不理他，四十多岁的人怎么了，四十多岁的女人就不是女人了，想哭也不能哭了。我还就是要看，就是要边看边哭，但这些话只能放在心里，说多了就是矫情。女人过了开花季节，就不要再装嫩了，也不要奢望让男人把你处处当回事，成熟女人最好的护身符就是矜持和自有主张。

那天，是小汤的电话打乱了我的主张，她在电话里和我说：“我儿子国庆节结婚，在唐朝酒店办，你不是说要来，你来吧。”

我收了眼泪，对着电话说：“当然，我去。”

小汤真的通知我了，这让我多少有点激动，我电视也不看了，拿着手机到了另一个屋子，丈夫趁机把台换到了财经报道，他现在只关心他的股票，我则关心那天还有谁去参加小汤儿子的婚礼。

小汤在电话里告我，她还通知了小马，小李他们，并且不好意思地问我：“你说，我告他们合适吗？别让人家说我通知的尽是一些高干子弟。”

我能想象出小汤说这话时的神情，全身的精气神都调动到脸上，认真地整出一脸的痴迷和专注，微张着嘴，双眼努力地眯成一条窄缝，弄出一副目光炯炯的意思，像是聚光灯一样，旁若无人地凝视着她心目中的一方圣土。一点也不夸张，说到高干子弟，她总是这副常规表情，动情不动情不好说，动容是千真万确的。这真让我笑不动了，“高干子弟”这个词儿驻扎在一个人心中，金光闪闪，几十年不褪色，这不是一件任谁都能办到的事，这个小汤这辈子活得太写意了。

不过，我不能火上浇油，我的声音应该是轻描淡写的，我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个。”我的口气轻松自如，因为没有哪个高干子弟真正走进过我心里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，小汤又说：“那我就全告他们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全告。”

“你说的，全告！那请的、可尽是一些高干子弟了。”小汤在电话里激动地把句子断开来说，音量也突然升高了好几个八度，听起来有点像噪音，不用说我的意见让她心花怒放。

听她的口气，说不定在给我打电话前，就把想告的人都告了，和我这样说，也许只是想缓冲一下她通知他们后激动的心情而已，我突然想到了小张，试探性地又加了一句：“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就算告了小张也没什么。”

“小不点，别看你小，可你就是能和我想到一块，我已经告他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想让你给我打气、打气、打大气。”小汤在电话里叫我小不点，我真想不起来，那帮人什么时候不叫我小屁孩的，之后，小汤又兴致很高地和我聊了一会小张。

小汤真告小张了，放下电话，我对着天花板吐了一口气，从心里佩服这个小汤。上赶着和昔日恋人再聚首，就和张罗老同学聚会一样，那都是现如今成功人士好干的营生，表面的名堂天花乱坠，实质的目的只有一个：显摆。

我真不明白小汤告小张是什么意思，怎么想都拧着点，小张现在在市法院当副院长，而小汤的爱人早已下了岗。和小张的春风得意比起

来，小汤的爱人怎么算也只能算没混起来，请小张来，难道就是要把混得不体面的爱人，在昔日恋人面前晒一晒？我整不明白小汤的心事，小汤没退休前就这么个样子，办事经常让人大喘气。

晚上睡不着，想了又想，最后，笑自己，有什么可想的，如果能按常理出牌，小汤倒不是小汤了。

三

小汤和小张年轻时搞过对象，搞了好长时间，够不上八年抗战那么漫长，也有五年之久。可惜，这搞对象就是彩排，别看排练时，你一直是A角，可到时登台露脸的指不定还就是B角、C角呢。小张和小汤吹了，是过年的事，回想起来，我们单位的领导真是不英明，过年就过年呗，年年过的个年，怎么不是个过，偏偏要请郊区的剧团来唱戏，结果，把小张这只眼看就要煮在小汤锅里的鸭子，也让人家捞跑了。

对这件事，我们表示了一致的愤慨，毕竟肥水流了外人田，我们单位的高干子弟本来就不多，完全应该在自己内部消化，做到自产自销，根本用不着外销。可是呀可是，一场戏唱得小张铁了心，坚决把自己输送了出去。

他找的那个女的是个唱戏的，过年请剧团演出时，车队派小张开车拉道具，接演员，俩人一见钟情了。当然，干这一行的长相都不错，记得是个挺俏皮的大个子细腰身的女人。比小汤还年轻几岁，也比她会风情万种地顾盼身边的男人，唱了一个正月戏，小张被她香艳地顾盼了十几天，整个人早像块铁似的，被牢牢地吸进了那片崭新的磁场。

这件事对小汤打击惨重，但也没办法，小汤也算是个漂亮人儿，但和那个小戏子比起来，她的美太安静，太本色，说白了有点老土，那时，又没有原生态一说，所以，我们都认为那个小戏子看上去比小汤更娇媚，见识了人家弯弯的细细的单眼皮的长眼睛，再看小汤海一样的大眼睛，突然就觉得这海一样的双眼皮大眼睛大得有点不得要领。相比之下，还是人家那个小戏子看上去更有女人味道。我们都这样认为了，小张这样认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而年轻男女在恋爱的时候，都会被外表牵着鼻子走，以为悦目比赏心更重要。所以，小汤和小张搞对象，结果只是

白彩排了一场。

不管怎么说，小张还算是有良心，没有对着我们就和那个小戏子把婚结了，他很快就调走了，调走之后，才和那个小戏子结的婚。倒是小汤还真有点一根筋，也很快就在外单位找了个高干子弟，还专门和小张选了一天的日子把自己的婚事也办了。

“唉，婚姻这事儿，谁又能参得透、悟得清，真能整得明明白白的婚姻，怕也就聊无情趣了。”医院有个一辈子没嫁人的老护士长，叹了一口气，对此发表了如上的评语。当时，我听了很不以为然，年轻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不以为然。现在，隔着重重叠叠的岁月，重温这句话，觉得这话有点意思。

就是不知道小张去？还是不去？

这个婚礼让我生出了好多期望，我感到有点急不可待了。

四

想要快点来的日子和怕来的日子一样，不用盼也不用躲，该来的都会来的，小汤儿子结婚的日子——国庆节说来就来了。那天，雨下得很大很急，气温也比预想中要冷得多，这让我提前准备好的套裙派不上用场，我只好临时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裤子和一件高领秋衣，并在外面搭了一件开口的紫色毛外套，这是一件穿了三四季的毛衣，洗得有些褪色，为此，我犹豫了半天，把它脱下又穿上，穿上又脱下，反复了多次，最终，因为它和里面的秋衣颜色配起来不难看，我还是穿着它去了。

人生中有好多事不是你能预料得到的和提前做好准备的。就说结婚定日子吧，至少也要提前半个来月，你才能有时间定饭店，通知亲朋好友和准备其它琐碎的事情。而到那天，天气到底是阴是晴、是好是坏，全看老天爷的意思。小汤儿子的婚礼遇这么个天气，最不开心的大概不是我们这些客人，而是婚礼中的新娘，北方民间对新婚天气好坏是有说法的，说结婚的这天下雨不好，意思是新娘厉害。

厉害不厉害，我倒觉得在小汤面前没多大意思，小汤处世的原则是对谁都永远懒得用力，仅有的一点力全凝聚在自己很牢固的定力上，她这个儿媳妇再厉害，遇上她这么个反应物，也起不了什么像样的化学反

应。倒是这个儿媳妇的出身，我觉得会是小汤心中敏锐的痛，那天在接送车上，我问她：“你儿子找得哪的？”

她的脸一下子阴了下来，也不看我，看着车窗外，过了好半天，才很不情愿地小声说：“找的矿上的。”

不等我问是谁，她就赶紧把话岔开了。后来才听说，她儿子找得这个儿媳妇，她不愿意，是矿上就业人员家的孩子。我一直不知道“就业人员”这个表述，现在这样用是不是很不妥当，我们单位是个煤矿，但又不是普通的煤矿，以前叫劳改矿，现在叫监狱，所谓“就业人员”，就是从监狱刑满释放后在矿上上了班的工人，现在对他们的称呼一律是工人。但在三十年前，我刚上班那会，社会工人和就业工人的身份还是泾渭分明的。

一天，就因为我对一位和善的年长病人，叫了一声“叔叔”。

带我的老护士拉下脸，整整训了我一天，说，他是就业工人，你怎么能叫他叔叔。当时这个老护士教育我的时候，小汤也在场，她虽然没说我什么，但表情肃穆，让我觉得问题有点严重。我被训斥了一天，总算明白了这个单位的复杂结构。

在我们单位，工人的种类有两种，一种叫社会工人，是从社会上直接招工进来的人，这些人参加工作前，大多数是待业青年或插队知青；还有一种就是我前面说的，就业人员，这些人在成为矿上正式职工前，都在监狱里劳动改造过。

鉴于上述情况，在我们单位见谁都讲礼貌不是长处。上学时老师教导的没错：一走上社会你就知道社会的复杂了。这种复杂在我们那个年代真是活灵活现，尤其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，在我们那一代人身上产生的烙印，不是说消散就能消散的。小汤也不例外，何况她在自己的婚姻上就特别地看重对方的家庭，一门心思想攀高，她儿子的婚事自是不遂她的意，自从她儿子和这个女孩子定了亲，她就不停地跟着旅游团出去散心，在这个婚礼上，升为婆婆的小汤把心情散顺畅了吗？

五

到了饭店门口，老远就看到小汤的儿子和他的新娘。新郎西装革履，

领带打得严严实实，看上去也还温暖，倒是新娘穿着红色露背婚纱，在阴天急雨的背景里，像倒挂在树上的一片秋叶，给人一种瑟瑟的感觉。

我收了伞，和新郎寒暄了几句，新娘子没和我说话，只是友好地冲着我笑，白净的脸上有两个小酒窝，一笑显得特深，看上去真是可爱。我抬头看了看外面仍旧滂沱的大雨，想，天不遂人愿啊，这样的日子，谁不企盼一个艳阳天呢！

天气的好坏由不得人，怪罪到一个小女子身上没有道理？还是老天最厉害嘛，谁的脸色也不用看，随心所欲，想多会儿变脸就多会儿变脸。

我一走进饭店用餐的大厅，有几个桌子上的人就冲我招手，都是我们单位的，我笑了又笑，算是和他们都打过招呼了。最后，我想也不想直奔以前住三楼单身那一帮人坐的那桌，坐下后左右一看，觉得不对，左边的这位和右边的那位原来也搞过对象，我很夸张地站了起来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不行，我得换座位，小的时候就老给你们当灯泡，现在老了，再不想夹在你们中间了。”

见我这样说，左边的男的主动站了起来，和我换了地，说：“小不点长大了。”

我也开玩笑地说：“可不是，以前妨碍你们，现在觉悟了，挪出地让你们可劲地谈……”

我想说谈情说爱，又觉得肉麻了点，连说几个谈字，也说不出下文来，倒是爱开玩笑的小王，接过了话岔，指着刚挨着坐到一起的那俩人说：“这有什么不会说的，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。你们就谈过去没谈成的爱情，咋就能让它失败了呢。”

小王故意操着一口装出来的东北腔，把大家逗得一阵哄笑。

说笑间，小汤和她的老公到我们这桌敬酒来了，要不是在这样的场合，我绝对不敢认这是小汤的老公。人瘦了许多不说，主要是精气神全散了，脸上一点光泽没有，皮肤松弛得好像马上就要被地心引力拽到地上，下垂得厉害，让人想起老女人的乳房，头发也几乎都白了。小汤大概从大家的眼神中，觉出点啥，主动和我们解释说：“他不能染发，所有的染发剂都过敏。”

人们顺着小汤的话起哄，染发剂过敏不怕，酒精不过敏就行，喝酒，喝酒。他的老公赶紧拿起一杯饮料说：“我只能喝这个，胃疼，小半年了。”

小汤的爱人喝了一杯可乐后，小汤端起杯子主动喝了三杯白酒，之后，小汤和她爱人就去别的桌子上敬酒去了。

从后面看上去，小汤的老公驼背，弯腰，整个人好像不在这场盛大的婚礼中，倒像正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在爬山涉水。

坐在我左手这边的也是一位退了休的老护士，她用手捅了我的腰一下，俯下身来，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瞧，这就是小汤找的高干子弟，和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不一样，我们还没怎么老，他倒老成个茄子了。”

我笑笑，想把话岔开，我知道小汤的爱人也是个苦命人，虽说是高干子弟，但一点也没沾上高干父亲的光，他还在娘胎里，父亲就死了。我没有父亲，特同情没有父亲的人。

但这个老护士没有打住的意思，她的弟妹和小汤的爱人恰巧在一个单位，她用刘兰芳说评书的兴致，接着在我耳朵边说：“你知道不，小汤的爱人早下岗了，她爱人单位下岗的名单一出来，小汤就找到人家单位的人力资源部，质问部长：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位高干子弟！你说，小汤脑子是不是进水啦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高干子弟说事，而且，还是个过期的。”她可能觉得她表述得特有水平，脑袋情不自禁地又往我身上靠了靠。

我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努力去夹一道桌子那边的菜，她头上有一股呛人的脑油味，我不想再听她说了，我故意抬高了嗓子大声说：“小汤说的没错啊，人家老公就是高干子弟。”这是我们单身宿舍里最刻薄的女人，我刚来的那会，受尽了她的欺压，她笑话人的嘴和脸，长这么多年了，一点没变。我说服不了自己，连敷衍她也做不到了，只能端着酒杯，起立，赶紧向别的桌子逃去，我对她说，我要去敬酒。

我端着酒杯往别的桌子前走，酒杯里的酒在晃，我的心也在晃。

如果有一架时光机，能打破时空的障碍，让我们在自己命运的隧道里，来回穿梭，美丽的小汤当时还会非高干子弟不嫁吗？她会那么义无反顾地嫁给这个连高干父亲的面都没见过的遗腹子吗？

人生如梦，婚姻更是一场少不更事的赌博。每个人的婚姻，除了有时代的烙印和大众的意志走向，还有当事人年青时的自以为是。如果自己以为的这个“是”，就是你要的那个“是”，还好，真是该谢天又谢地。如果这个“是”，纯粹和你想要的那个“是”背道而驰，那么，你